



太原特色公园系列

探秘晋阳街公园

唐中才

想起20余年前,寄居于殷家堡,门前稻田蛙声。沿着田间阡陌向东,就可直抵大吴村珍姐家。

大吴村地势低洼,村西是许坦排洪渠,珍姐的家就紧靠排洪渠,平常臭气冲天,雨天泽国一片。洪水是从东山黑驼马庄一带沿排洪渠来的,在此交汇外溢,庄稼地十天半月被淹是常事。谁承想,那条阡陌就是现在的晋阳街,那片庄稼地就是现在的晋阳街公园。晋阳街下是一条暗渠,渠的西头是一座大型泵站,负责向汾河排涝。渠的东头就是晋阳街公园,负责雨季缓洪蓄水。

晋阳街公园开放于2016年国庆节前夕,占地12万余平方米。公园由北向南大致分为三个缓洪区,总蓄水面积1.38万平方米,蓄水量1.19万立方米,可抵御50年一遇的洪涝灾害。北侧的两个湖面相互联通,以水闸为界,平常作为景观使用,洪水来临时视水量大小开关水闸进行蓄水。当洪水量再大时,再逐次打开中区、南区的水坝水闸进行蓄水。

公园的设计尽显科学环保的人文理念,巧妙地利用了地势,遍植了各种湿生植物,布置了篮球场、读书屋等文体设施。一条红色的跑道,像轻扬的丝带一般,飘在绿海之间,逸动而灵美。这条跑道采用了透水水泥铺设,并留出坡度,小雨水会很快渗入地下,大雨水则会流向低处的草坪,方便了游人浸入式的健身活动。公园南门的白色圆形三层建筑是悬挑看台,它下面是空的,冬天可以避风,夏天可以遮阳,供游人休息。这里是公园高点,站在上面能看到公园全景。一眼望见的是中区的两层旋转坡道,整体看起来就像一架旋转的竖琴,音乐的律动感从这个结构中呼之欲出。

公园的绿植高低错落,次第分布。高层以五角枫、白皮松、金枝槐等冠大荫浓的大乔木形成绿荫效果;中层选用山杏、海棠、紫李、榆叶梅等芳香植物和浓密灌木增添香气并有效阻止视线,围合空间;低处种了棠棣、瑞木、景天、射干、紫露草等湿生花卉。这些植被形成起伏有致的绿化天际线,结合山石景观,形成自然生态式的景观,营造了一个幽静雅致舒适的环境。

珍姐已经搬到了村北的臻观苑高层住宅小区,出门就是公园,每日去公园溜达健身娱乐已经成为她的生活日常。珍姐邀我前去分享她的喜悦,她说湖面如镜,云天亭榭尽藏其间,疏林掠鸟,栈道隐显,恰似古典幽境。

20年尤似一瞬,人间已是仙境。



拍摄时间:2023年4月
拍摄地点:山西太原
一朵花上竟然有两种颜色,双塔寺里的“绝代双骄”,仅此一株。
邢占平 摄

映像

明代牡丹好物华

彭庆东

每年的桃月时节,我都要去东山上的双塔寺打卡,再睹明代牡丹的仙气神韵。

粉红、紫红、淡白,重瓣、干瓣、单瓣,多色多样的牡丹在双塔的衬托下,更显得古朴动人,富丽堂皇……永祚寺,人们一般称其为双塔寺,走进寺院山门,6000余株牡丹,100多个品种,色彩齐全,有的绽蕾吐艳,有的含苞待放,让人目不暇接。思忆初恋时分,常与未婚妻来双塔寺看牡丹,如今的牡丹,我感觉品种更多也更壮观了。

都说洛阳牡丹非常有名,花开时节名动京城,但却不知太原双塔寺有一样别处望尘莫及的珍贵牡丹——紫霞仙子,是牡丹中的名品,还是400多岁的明代牡丹呢。进入寺院的三进院落,古刹梵殿,清香飘逸,在位于大雄宝殿前的方形花坛里,七株明代“紫霞仙子”在暖融融的阳光下竞相开放,一朵朵硕大的花盘生趣盎然,姹紫嫣红,艳丽夺目,仿佛身穿盛装的花神落入了人间。

相传杨贵妃死后,唐玄宗悲痛万分,一日贵妃入梦,言已化作蓬莱仙境的紫霞仙子。之后花园中长出的一株新牡丹。此花浓郁芳香,颜色绚丽,玄宗便认定是贵妃所化,故命之为“紫霞仙”。

太原双塔寺的“紫霞仙子”从明代生根开花直到如今,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明代牡丹,也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寺院牡丹。它见证了古城世事沧桑,留存了一隅物华芳香。我用鼻尖凑前想嗅闻一下400年前的芳香,耳边忽觉已是香风习习,香韵早已浸入心扉。



郁金香花事

刘 玟

晋阳湖公园的郁金香开了,选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,去赴这场晋阳花事。和往常一样,穿村过巷,拐上风峪河岸边的蒙山街,觉得只有走这条路线,才能走进与“晋阳”这个名称相匹配的古意里,找到一丝穿越回隋唐盛世的情感。

从东门入园,就见岸边南北纵列出一条十几米宽的郁金香花带,花枝有小腿高,一律身披绿衣,两侧节节攀升起几枝窄长的叶子,头顶“礼帽”,色彩瑰丽,鲜红似血,艳黄如金,纯白赛雪,暗紫宛葡……色彩奔放、夸张,对比强烈,颇似梵高的画风,呈现一派浓郁的异域风情。各色郁金香排出一列列仪仗队,骄傲地高昂着头,齐刷刷望向天空,向永恒的湖光山色行注目礼。花带里隐伏着两头黑白花色奶牛模塑,散落着一双鞋面缀着七星

瓢虫图案的高跟鞋模,大得略显夸张。一小片黄色郁金香聚出的半圆,硬硬地从路边楔入花带,原有的队列被挤弯,花带恰如为半圆镶上一道道两米多宽的彩边,先是一道红边,再是一道白边……一环一环地镶下去,镶出一个硕大的半圆,我站在圆点,如一枚石子投入花海中,由内向外半圈半圈地扩散出彩色的波纹。

继续前行,就见前方立着一座小木屋,从地面起,正方形的木屋,一层一层缓缓地缩回去,在两米高处收出“人”字形屋顶,屋脊侧面伸出一架停转的风车。风车屋的四周,郁金香红一块、白一块,黄一块……如在大地上打出一块块彩色补丁,拼成七彩调色板。我想,只有将郁金香当作国花的荷兰,才能出现梵高这样的色彩主义大家。

找一处林荫,席地西望。在远方灰白的天幕上,如挂着一幅水墨山水画——水墨泼出黛色的西山,浸出了柔和的天际线。山脚下涌动着湖碧绿,千秋黛影沉湖底。在宏大的意境下,身着艳装的游人皆为匆匆过客,川流不息地向花海涌来。

郁金香开得并不均匀,有的羞答答地露出花苞,形如芒果,翘着青涩的尖角;有的情窦初开,肥腹束颈,略微向外翻成敞口状,如一只只高脚酒杯;有的花瓣大张,散发出奔放的风韵,花片一层层向外大幅度地卷曲着,似一只只敞口的小碗……

太阳渐渐西沉,落在西山之巅,把天际、湖面染成玫红色。黛色融入夜幕里,半轮月亮爬上来了。郁金香杯斟满了琥珀光,一杯一杯复一杯,聊醉一千年明月。